南斯拉夫走入歷史的意義和啟示

●洪茂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委員

「南斯拉夫」（Yugoslavia）這個概念原本有「南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之意。不過，此一概念終於在2003年2月4日經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兩院制國會正式批准頒行一部嶄新的憲法——由歐洲聯盟從中斡旋所制定的「塞爾維亞（Serbia）和蒙地內哥羅（Montenegro）國家共同體憲法」，1992年4月頒行的憲法宣告失效，使得「南斯拉夫」這個名詞宣告壽終正寢，走入歷史。

根據新憲法的規定，今後塞、蒙各方實行高度自治，兩個共和國共設一位總統、一個單院制國會、共同的部長會議和司法制度、執行共同的國防與外交政策，但保有各自的經濟、貨幣與海關制度；新憲章並授權給蒙地內哥羅有三年的緩衝期，得經由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留在這個新的國家體制之內。

儘管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安排「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這種獨特的國家體制，也得要正視下列客觀因素的存在：[1] 第一、這兩個共和國堅持使用各自的貨幣，塞爾維亞使用地那爾（Dinar）、蒙地內哥羅使用歐元（EURO），未來彼此間的經貿往來似乎不會如想像中的順利，亟待相互磋商因應；第二、有關科索沃（Kosovo）的歸屬議題，雖然目前科索沃是由國際託管的狀態，但在法律上，仍屬於塞爾維亞共和國；因此，科索沃的地位可謂妾身未明、懸而未決，仍潛存危機，將來勢必再引發爭論；第三、兩國的疆界劃定與邊界問題，猶未解決，備受關注；第四、縱使此次塞爾維亞與蒙地內哥羅共同草擬的新憲章是由歐洲聯盟積極協商的成果，但究其實，歐盟卻不樂見此兩個共和國的分離；因為歐盟深懼，在巴爾幹地區，南聯再以這種模式走向分裂，形成兩個各自主權完整、獨立的國家；再者，此一地區尚存在著種族問題，不可避免地潛存衝突危機。

戰後，由狄托（Boris Tito）所創建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Socialist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SFRY），於1991年6月因斯洛文尼亞（Slovenia）和克羅埃西亞（Croatia）這兩個聯邦成員宣佈主權獨立，乃繼蘇聯之後遂告解體。其後，其他聯邦成員也通過公民投票方式跟進，宣佈獨立。當時，貝爾格萊德政府迫不得已在1992年4月企圖

把剩餘的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這兩個共和國再組建所謂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FRY），俗稱「殘餘南斯拉夫」，[2] 保留「南斯拉夫」國號，一廂情願想繼承前南斯拉夫在國際法人地位。但貝爾格萊德的用心落空，並未被聯合國及其周邊組織接受，必須重新以新會員申請加入。事隔十年，誠令塞爾維亞人不勝唏噓，一來當年始作俑者的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以剛卸任總統之尊，蒙上戰犯罪名被送進海牙國際戰爭刑事法庭受審；二來「南斯拉夫」這個名稱也和「蘇聯」一樣，戲劇性的從地球上消失。

回顧戰後南斯拉夫的當代史，有所謂「南斯拉夫經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都是開風氣之先，予人印象極為深刻。舉凡其一，1948年南斯拉夫領導人狄托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決裂，南共被開除出「共黨情報局」，暴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貌合神離；其二，五○年代狄托開創所謂「市場社會主義」，試圖修正馬列主義，促使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結合，俾振興南國的經濟發展；其三，1956年狄托與埃及的納塞（Gamal Abdel Nasser）、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攜手倡導「不結盟運動」，揭櫫獨立自主和不參與東西方集團的外交政策，走獨立於美蘇陣營的第三條路線；其四，1974年狄托為他死後安排權利交接模式，重新制定憲法，賦予黨和聯邦政府的領導人，由六個加盟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的黨政首腦輪流擔任，首創共黨國家黨政高層輪流領導的模式，刻意避免這個多民族國家又有「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重燃戰火；其五，很不幸，維繫近半個世紀的南聯，並沒有如狄托所願化解民族間矛盾，反而，使各個共和國隨著東歐民主浪潮的衝擊，名正言順，經由公民投票，選擇脫離南聯，走向獨立；既使聯邦政府動用中央人民軍企圖鎮壓，也難挽回聯邦瓦解的命運；其六，貝爾格萊德當局有感於內戰付出高昂代價，與其高唱不切實際的民族主義，倒不如順應歐洲文明主流價值，以國家利益為重，接受歐洲聯盟的安排建立鬆散的「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邦聯，營造「雙贏」新契機。

很有意思的是，上述「南斯拉夫經驗」對中共來說，有某些予人亦步亦趨的感覺；有些則是中共相形見拙。最明顯的例證：第一，五○年代末期開始，中蘇共之間的鬥爭逐漸浮上檯面之際，中共當局經常指桑罵槐，自以為是馬列正統，以批判狄托來還擊蘇修的「社會帝國主義」作風。可是，曾幾何時，至七○年代中期，中共又和南共修好，鄧小平上台豈不也是走了修正主義路線；第二，鄧小平上台之初相當欣賞「南斯拉夫經驗」，所以他搞「改革開放」，毫不諱言，要借用市場經濟的機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三，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正倡行「不結盟運動」之時，中國也不甘寂寞煞費苦心，建構所謂「中間地帶」理論，分化東西方集團，妄想領導第三世界；第四，南共和中共都曾試圖挑起狂熱的民族主義作為政爭或抵禦外侮的工具，但均難如願以償，尤其南共適得其反，自食惡果。

可是，某些足以發人深省的「南斯拉夫經驗」，中共當局才真正要嚴肅面對。諸如其一，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其國家前途，及時代潮流，無可抗拒；即使以武力恫

嚇，一方面為國際社會所不容，另一方面無異自暴猙獰面目，很難以力服人；其二，記取內戰慘痛教訓，摒棄大塞爾維亞主義和「大一統」的舊思維，「和為貴」不強求蒙地內哥羅留在聯盟內，而尊重其選擇，來換取融入歐洲社會的「通道」，以跨入現代文明國家之林。南斯拉夫能順應時代潮流而「變」，中國也能夠這樣變嗎？朝向建構「中國和台灣國家共同體」，或「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這類文明模式來創造和平繁榮的環境？

很明顯地，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面對著「立體棋盤式」[3] 的國際格局，究竟是要靠國內力量群策群力找尋屬於自己的座標點？抑或雖心有不甘、卻又宿命地將國家發展定位，交予強權政治手下？在建構台灣「命運共同體」進程中，一波又一波全球化浪潮緊跟而來，正時時考驗著台灣人的集體智慧！

【註釋】

1.參見BBC網路資料：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831475.stm。

2.南斯拉夫解體之前的面積為二十五萬五千八百零四平方公里，人口有二千三百餘萬人。由塞爾維亞和蒙地內哥羅這兩個共和國組成的「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的面積縮小為一半以上，只剩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三平方公里，人口減至一千零六十一萬餘人，其中蒙地內哥羅的面積為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二平方公里，人口六十一萬餘人。

3.Joseph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Oxford Univresity Press, 2002). ◎